

窠隼与透灵神碑

董增红

窠大夫祠正殿东侧有一块石碑，被称为《烈石祠祈雨感应碑》。碑体高大宽厚，碑由鰐属所驮负，表面光洁，玲珑剔透，光彩照人，人称“透灵神碑”。关于这块神碑，还有一段动人的传说。

春秋时期，晋国大夫窠隼带领官民一道修渠引水，治理汾河水患，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戴。窠隼去世后，百姓念其恩德，将他视为“水神”，修建窠大夫祠以纪念和供奉。据说“水神”非常灵验，无论久旱无雨，还是久涝成灾，只要求助于他，都可以纾困消灾，所以历代晋阳官员都将窠大夫祠作为祈雨的场所。

相传在明朝的时候，上兰村有位放羊的老汉因仰慕窠隼的为人，每天出来放羊的间歇，都要用烈石寒泉清冽的泉水擦拭石碑，时间长了，这块石碑越来越显得干净润泽，像大理石一般，可以照见清晰的影像。石碑通体被一只像龟似的生灵驮着，它背负重碑，昂首向上，一副努力的样子。



有一天夜里，放羊老汉刚刚睡着，就听见屋里有窸窣窸窣的声音，起身一看，原来是一只乌龟不知从哪里进了他的家。老汉正要撵它走，没想到这只乌龟居然开口说起了人话：“你这老汉太欺人，每天只给石碑擦洗，却从来不给我也擦洗一下。”老汉仔细一看，原来这就是窠大夫祠里那只驮碑的乌龟。他有点好笑地说：“我擦洗石碑是因为景仰窠大夫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功德。你一只驮碑的乌龟有什么功德，还用我天天给你清洗身体？”那乌龟好像哼了一声，什么也没说就往门外走。老汉正要上去再问个究竟，一睁眼，才发现是个梦。

第二天，天空突然降起了大雨，一下就是三天。老汉连门都出不了，羊群也饿得咩咩直叫。老汉愁得在屋里团团转，心急火燎，这雨如果一直停不了，估计汾河水又要冲破堤坝，冲毁田地，自己的老房子又要漏个没完。

第三天，老汉闷头喝了一晚上酒，早早就躺下了。睡到半夜时，天空突然一声炸雷，一道闪电把天空扯开了一道大缝，雨水像从天空倾倒一般，汾河水也漫过堤坝在大地上横冲直撞，老汉担心自家的院墙被洪水冲塌，赶紧从窗子里往外看。

这一看可把他惊呆了，只见外面洪水汹涌，老树摇摆，那只窠大夫祠的乌龟正驮着大石碑往汾河边爬去。老汉情急之下，顺手操起家里的烧火棍冲出家门，紧跑几步追上乌龟，大喊一声：“你这顽龟，给我驮回窠大夫祠去。”然后照着它的脑袋就是一下。乌龟仰头躲闪时，老汉才发现这只乌龟的脑袋居然是龙头的样子，他这一下正打在它的鼻子上。这乌龟莫不是龙王的化身？老汉顿时有点害怕，连忙

说：“龙王爷在上，请原谅小人冒犯龙王爷，这块石碑上记载着窠大人的功德事迹，是留给后人的纪念，实在是搬不得呀。”

这时，突然空中传来一个声音：“鰐属休得顽皮，快快跟我回祠去。”随着话音，一位古代官员模样的人，像影子一样罩在石碑上。乌龟马上乖乖地驮着石碑往窠大夫祠爬去。老汉这才知道，原来这驮碑的神物是东海龙王的第六子——鰐属。那古代官员模样的人一定就是窠隼窠大夫。

老汉赶紧伏身向远去的窠大夫作揖，等他起身时发现天已大亮，红日高悬，和风习习从窗口吹在他的脸上，而他却躺在自己家的炕上，刚才那惊险的一幕原来是个梦。老汉爬起身来，连忙跑到窠大夫祠去看那块透灵石碑。却见透灵石碑已经不像以往那样光泽如镜，任老汉再怎么擦，也像是蒙上了一层擦不去的灰尘，那只驮碑的鰐属鼻子也少了一大块，这一定是被老汉梦里打掉的那块。老汉心生惭愧，一边给鰐属擦去身上的灰尘，一边用手抚摸着它的头顶说：“六太子终日负重驮着窠大夫的功德碑，老汉却有无眼无珠，一直把六太子当成了乌龟对待，还把你打伤，真是罪过呀。以后我天天给你擦洗，请六太子不要再把窠大夫的碑背走。”

说来也奇怪，自那以后，放羊老汉的家境一天比一天好，遇到刮风下雨，院子里也不会进水。这事传开后，当地老百姓每每到窠大夫祠，都要用手摸一摸那只鰐属的脑袋，据说可以消灾祛病，带来好运。直到今天，前来窠大夫祠的人，如果有缘的话，摸摸鰐属的头，会看到石碑上面有个身着官袍、手持笏板的影像若隐若现，那就是被老百姓尊称为“水神”的窠隼窠大夫。

村童旧戏“打桧”

宋 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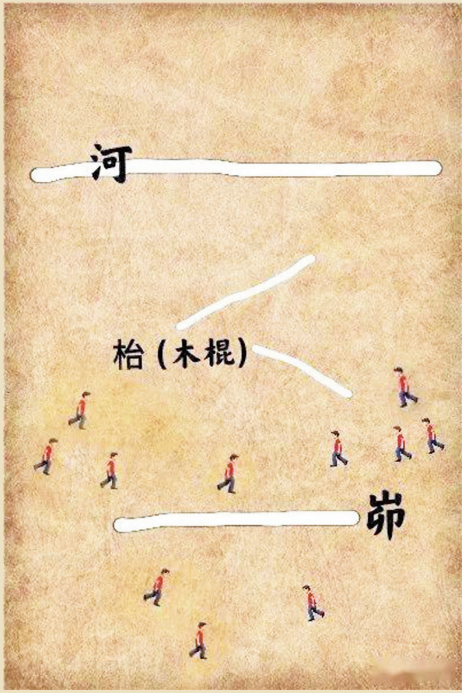
旧时，大同、怀仁一带乡间流行一种童戏，其名曰“打桧”。其玩具“桧”是于村边小树林里寻些“圪溜把弯”的木棍，剥去树皮即成。其玩法是将聚在一起的小伙伴分为两拨，然后于地上画三条横线，横线之间的距离相隔五六米远。一拨的伙伴先将手里的“桧”分别放在中间的横线上，另一拨的小伙伴站在一侧的横线外，用手里的“桧”依次抛击横线上的“桧”。其判法分两档。先看击中与否，击中者为胜，击不中者为负。如果都击中的话，就要看置于中间横线上的“桧”是否被击出另一侧的线外。击出线外者为胜，不出线者为负。胜者得意洋洋，负者垂头丧气，有时负者让胜者于自己头发茂密处拧几个“烧山药”之类的。

打桧这一游戏，实际滥觞于蒙古草原上的“掷布鲁”。布鲁是蒙古族传统投掷器，也称“布鲁·朝赫胡”或“布鲁·西德胡”，其用弯曲的小木棒制成，直柄圆头，一端有金属弯钩，布鲁头上系有牛皮板绳。最早的布鲁是狩猎工具，后兼作兵器。蒙古人狩猎时将布鲁插于腰带上，用于近距离猎获野兽。既可打低飞的鸟类，又可击地上的走兽。纵马奔驰间偶遇狼和其他野兽时，抽出布鲁，用力摔击野兽头部，其力道之大，可击碎动物头骨。在靠近汉民族居住区的地方，多数情况下，布鲁被用来打兔子。所以蒙汉混居的地方多把布鲁说成“讨来棒子”或“陶拉棒”。讨来或陶拉，均为蒙古语“兔子”的音译。而大同、怀仁一带所说的“桧”，实际就是“讨来”的急读形式。其音理类似于学界过去所谓的“分音词”，实际是选取了“讨”之声母和“来”之韵母合成的读音。

实际上，作为投掷器的布鲁或“讨来棒”，在草原民族中流传极为久远。南宋叶隆礼的《契丹国志·岁时杂



打桧游戏场景



打桧游戏示意图

平阳商人源远流长

鲁靖康

明清两代，山西商人以敢为人先的商业胆识、不畏艰辛的创业精神，在历史上留下了五百年的晋商辉煌史。尧都平阳时期的早期商贸活动是山西商业活动之始。明代实施“开中法”，平阳商人是首先利用这项政策崛起的晋商群体。因此，以今日临汾为中心的平阳商人，是晋商的源头，他们与我省其他地区商人群体一起构成了晋商集团。

晋南所处的地理位置为平阳商人兴起提供了交通优势。山西地域南北狭长，南连中原腹地，北接塞外草原，中部系列盆地构成的通道是中原农耕文明和塞外草原文明相互交流的纽带，这条通道南北分别连接内陆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交通区位优势明显。临汾平阳鼓楼上“东临雷霍”“西控河汾”“南通秦蜀”“北达幽并”的匾额，正是对这种区位优势的生动注解。

晋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和资源禀赋为平阳商人兴起奠定了经济基础。山西农业生产条件整体上不算优厚，但临汾、运城盆地海拔较低，农业物产丰饶。更重要的是，晋南拥有丰富的盐业资源，河东盐池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盐业生产基地，该地区还拥有富有的铜、铁等矿藏，可为发展手工业提供资源。

悠久的经商传统为平阳商人崛起植入了文化基因。尧都平阳、舜都安邑、禹都蒲坂，使晋南成为中华文明名副其实的发源地。《周易》记载，帝尧继承了神农氏“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贸政策，说明彼时原始商贸活动已经在晋南地区出现。春秋时期晋文公“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大力发展商业，奠定了晋国霸业的经济基础。春秋战国之际的大商贸贾顿利用晋南草场、盐池资源发展畜牧业和商业，成为与陶朱公范蠡齐名的富豪，可视为晋商的开山鼻祖。延至北魏，晋南民众仍是“俗多商贾，罕事农桑”。元代，平阳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城内商人和手工从业者众多，丝的产量巨大，被马可·波罗称为“很重要的大城市”。

地狭人稠的现实是平阳商人崛起的重要推动力。历史上晋南地区一直是人口较多的区域，“地狭人稠”之类的记述屡屡见于文献。元明鼎革之际，山西受战乱影响较小，明初全省人口比河北、河南两省总和还多，虽然经历了著名的洪洞大槐树移民浪潮，遗留下来的人口仍然很多，且增长迅速，人地矛盾并未得到有效缓和。明以后，历史气候处于“明清小冰期”，灾害频发，进一步加剧了人口与耕地之间的矛盾，

锦绣太原·人物篇⑩



从有文字记载历史开始，就产生了史官这一职业。“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刘知几《史通》)，中国古代，史官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最重要的就是“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对于帝王的言行“君举必书”，不管你“举”得对不对，都要“直书其事”。在这方面最早作出典范的是春秋时山西人董狐，孔子曾赞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后来，人们把直书其事的文笔赞为“董狐之笔”，董狐也成为古代众多读书人学习和效仿的榜样。距离董狐一千年后，太原郡中都人孙盛同样以“秉笔直书”的壮举，成为史学家典范。

“八王之乱”后，西晋皇族司马睿南迁建立东晋。好多中原士族，包括太原王氏、孙氏两大魏晋名门也为躲避动乱南渡至江南。这期间，太原郡孙盛以博学、善清淡而受到东晋权臣桓温青睐，并随其北伐收复洛阳，官至长沙太守，封吴昌县侯；晚年官至秘书监、给事中。孙盛是东晋中期著名史学家，一生著述颇丰，著有《魏氏春秋》、《晋阳秋》，及诗赋论难几十篇，《晋书》称其“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

征西大将军桓温，先后于东晋永和十年(354)、永和十二年(356)、太和四年(369)三次以关中、河洛、河北为目标进行北伐。第三次北伐到枋头(河南浚县)时，因为军备不济、不善水战等多种原因大败。当时，孙盛是桓温帐下参军，他后来在《晋阳秋》中，将枋头败绩如实记载。桓温看到后，怒气冲冲地对孙盛之子说：“枋头原是失利，何至于如尊君所说那样！如果这部史书流传，自然要牵涉君家。”以杀身灭族威胁其修改记载。桓温当时执朝廷内外大权于一身，孙盛之子大为害怕，急忙叩拜谢罪，承诺一定会劝说父亲删改。

其时，孙盛已年老退休在家，儿子们哭泣跪拜于地，请求他作为一家百口着想，孙盛大怒，拒不屈服于桓温，坚持按实书史，不退半步。儿子们不顾孙盛反对，私自删改了孙盛的书稿，孙盛不甘心屈服于桓温淫威，于是抄写了两个未修订本，寄给北方的前燕皇帝慕容儁。太元年间，北魏孝武帝广泛征求异闻，才在辽东得到这本书，用来相互校核，很多地方不相同，于是《晋阳秋》存世有两个版本。

孙盛在东晋时并没有担任史官，就是一名对历史感兴趣、有研究的学者官员，但他能继承良史传统，秉笔直书，难能可贵。

“踢倒山”

王民官

以前在家乡太原南郊，大多数人穿的鞋为手工制作。妈妈曾给我做过一双“踢倒山”布鞋，记忆犹新。做鞋，先打格槽。把旧衣服或不用旧布料，浆洗干净，再用烙铁把布熨平展，然后在火上做好糍糊，开始抹一层糍糊，贴一层布，待有五六层后再拿到院里贴在墙上晒干。晾干后按鞋样子剪好，再将几层摞起来，俗称“千层底”。

然后就是搓麻线了。买几斤加工好的散芝麻，再用一个特制的纺麻铁锤，一头带钩，中间是个铁圆盘，另一头是铁杆，一边续麻，一边在大腿部位的裤子上搓动后，提起来转圈。很快，一根细而结实的麻绳就搓好了。

纳底的针也是大号铁针，一个是穿麻绳的针，还有一个是特制的穿洞钢针。有时，为卡住铁针，还会用到黄铜或红铜做的紧箍卡环，用久了闪闪发光。纳底时，常常需要把顶针儿套在手指上，用来帮助往外顶针线。

纳鞋底也要看手艺和功夫。一般在前脚掌部分、脚后部位纳得密度较大，一排排横平竖直，挤得紧紧的。而在脚心的位置则绣上花纹，针脚相对稀疏一些，为的是走起路来好弯曲，这也是纳鞋底人的一种智慧。

母亲做的“踢倒山”，鞋头是由脚底延伸出来的一个正三角，鞋底与鞋帮的连接部位还有一道棱角线，夹角正对着鞋面口，很好看。走起路来，灰尘也灌不到鞋子里。鞋帮上也很有心，用白布锁边，如果是女鞋，则绣上花朵图案，男鞋则横竖也要申几遍，为的是让鞋帮直挺跟脚。现在回想起来，这“踢倒山”鞋，还真是一件工艺品呢！

人们迫于生计，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

明代，北部边境屯驻大军以防御蒙古侵扰，并陆续建立九边重镇。为了解决驻军物资供应，除了由政府转运和实行军屯外，明洪武三年(1370)，在山西行省的建议下推行“开中法”，鼓励商人将粮食、布匹、草料等物资输送到边地换取盐引，凭盐引到盐场领取食盐，然后到指定区域销售。“开中法”中最重要的两项物资——食盐和粮食正是晋南地区的优势资源，平阳商人遂利用晋南地区丰富的盐、粮、布匹资源和距离边镇较近的地理优势开展贸易。

以“开中法”为契机，平阳商人从寡到多、由散至集、从弱到强，至明中后期，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商界劲旅。时人张翰说山西“以太原为省会，而平阳为富饶”，亲历山西的王士性亦云平阳“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当时的平阳商人在全国范围来说也是首屈一指的力量，明代博物学家谢肇淛《五杂俎》记载“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其富甚于新安”，其中的山右商人指的就是平阳和泽潞商人。虽然之后平阳商人的活动范围、经营项目等有所转移，但自明代崛起以后就一直晋商中的一支主要力量，以历史悠久、规模大、行业广、字号响而著称。

化装诱敌

机智立功

张六金

侯松茂，乳名牛子，中共党员，1912年出生在芦泉村(今忻府区兰村乡所辖)的一个穷苦农家。由于家境贫寒，他14岁就给富户人家打短工，常常少吃没穿，受尽艰难。

“七·七事变”后，日军向我华北展开进攻，侵略者到处烧杀抢掠，神州大地满目疮痍，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侯松茂毅然走上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参加了地方武装游击队，转战在忻县城西的野峪、月峪、三交一带。后来在刘福喜连长的介绍下他加入了当时的抗日义勇军，整编在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九旅七一九团第一营。

参军后，侯松茂带着民族仇、家国恨英勇杀敌，屡立战功。关于他的传奇故事也在忻县西山边区一带广为流传。特别是在三岔河战斗中他装扮成放羊汉引诱日军进入我军包围圈，最后全歼敌人一事，更显示了他机智多谋，在当地传为佳话。

1944年8月5日，刚刚伏击了宋家庄附近修路的敌人后，部队获得敌人又要向三交以西进发的情报，便不顾疲劳、星夜赶到娄子沟以东的三岔河附近埋伏起来。8月7日一早，驻三交的伪军50余人沿公路西进。当行进到峪口村时敌人突然发现前面有个人影晃动，顿时犹豫起来，大有撤退的意思。这时正好过来一个放羊人赶着羊群放牧。此人穿着中式对襟袄，头上裹着毛巾，手里拿着鞭子和放羊铲。日军便上前盘问放羊汉，问他见没见到附近有八路军和武工队？放羊汉回答说：“以前有过。最近可没见到，听说皇军驻在三交后，他们早就吓得影儿也没啦，哪敢来呢。”这下可算是给敌人壮了胆，他们继续兴冲冲地向前开进。当进入我军的埋伏圈后，指战员一声令下，集中火力发起突然袭击，敌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哭爹喊妈地乱成一片。日军中队长龟川等16名敌人被当场击毙，另有8名敌人落入奔腾的大水中被水冲走。其余敌人急忙抢占右翼山头，企图负隅顽抗。部队发起二次冲锋，激战两个小时后，敌人被全部歼灭。此次战斗缴获了一挺重机枪，还有马匹和其他枪支弹药。

那位装扮成放羊汉的就是侯松茂同志，他引诱敌人进入包围圈，为此次战役的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战斗结束后，部队首长对侯松茂进行了表彰。

抗战胜利后，侯松茂继续参加解放战争。后来，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后，从部队转到地方工作，担任忻县第九区副区长(驻地在依堤村)。

新中国成立后，侯松茂曾先后担任过忻县城关区第一副区长、河习头乡乡长、飞跃人民公社(今兰村乡前身)副主任、董村公社主任等职务，于1972年退休，后来转为离休干部。上世纪60年代初，他们全家定居在兰村乡河习头村。1990年侯松茂同志因病离世，享年78岁。

红色记忆

图片来源：百度